

# 廉江、茂名粤方言句末的两个“个”

林华勇、吴梓菲

中山大学

关于句末的“的”，朱德熙（1961）、袁毓林（2003）等将其归为结构助词，李讷（1998）等认为“的”是语气助词，史有为等（1982）认为这个“的”可作时体助词。粤西廉江、茂名方言中句末的“的”为“个”[kɔ<sup>33</sup>]，试看：

(1) 廉江、茂名粤语中的句末“个”

- a. 我中意嗰只红色个。（我喜欢那个红色的。）
- b. 佢系从=日来个。（他是昨天来的。）
- c. 佢开玩笑个。（他开玩笑的。）
- d. 你几时结婚个？（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）
- e. 佢食烟个。（他抽烟的。）
- f. 佢天一冷就感冒个。（他天气一冷就感冒的。）

除 a 句外，其余五句均可归为“事态句”（袁毓林，2003）。袁文认为“VP 的”既可以局部地转指 VP 中所缺的论元成分，也可以全局转指 VP 造成的事态或属性（自指）；在自指的情况下，“（是）……的”结构标记焦点，由于“VP 的”的焦点结构需要强调某个成分，便产生了强调、确认的传信语气，但“的”仍不能分析作语气词。

彭小川（2014）注意到广州话的“嘅”在句中有不同的层次地位，如：

- (2) 广州：a. 我知事情係有咁容易嘅啊。  
b. [我知[事情係有咁容易嘅]嘅]啊。

“嘅”既可以肯定宾语小句，也可以肯定整句，此句可还原作 b 句。

廉江、茂名方言的句末也有两个“个”，这在自指和转指的“的”字句中均可成立：

- (3) a. 我中意嗰只红色个<sub>1</sub>个<sub>2</sub>啊。 > 我中意嗰只红色个啊。  
b. 佢是从=日来个<sub>1</sub>个<sub>2</sub>啊。 > 佢是从=日来个啊。

(3a) 句第一个“个”为转指标记，即结构助词，第二个“个”为语气助词；b 句第一个“个”为自指标记，即焦点助词，第二个“个”是语气助词。相对比于句 (1a) (1b)，(3a)和 (3b) 加上语气词“个”和句子最外层的“啊”后，句子的确认意味更强。“个<sub>2</sub>”表示言者的主观态度，是表“确认”的传信情态助词。

本文主要分析廉江、茂名方言句末两个“个”连用的情况，认为“VP的”事态句中存在“是”或无“是”的情况下显性或隐性地含有一个宾语小句；即这个句子有两个不同层次的“个”；内层“个<sub>1</sub>”为焦点助词，语义功能上表自指或转指，外层的“个<sub>2</sub>”为语气助词。当两个“个”连用时，通常会跨越层级合并为一个“个”，再与其他语气助词结合。事态句末的“个”是焦点助词“个”和语气助词“个”融合的结果，即：“个”=“个<sub>1</sub>”<sub>焦点</sub>+“个<sub>2</sub>”<sub>语气</sub>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李讷，安珊笛，张伯江 1998 从话语角度论证语气词“的”，《中国语文》第 2 期。
- 彭小川 2014 广州话“嘅”系句末语气助词的复杂性问题，《暨南学报》第 7 期。
- 马学良，史有为 1982 说“哪儿上的”及其“的”，《语言研究》第 1 期。
- 袁毓林 2003 从焦点理论看句尾“的”的句法语义功能，《中国语文》第 1 期。
- 朱德熙 1961 说“的”，《中国语文》12 月号。